新鍥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十六

古閩黄道周石齋父註斷

王彦

王彦字子才上黨人也性喜韜畧金人攻汴京彦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招撫張所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購求彦急彦慮變夜寢累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

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
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傅
選等皆附之衆至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
張浚宣撫川陜奏彥為前軍初至漢中浚與金將婁
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會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
陜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
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
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
請為利路鈐轄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

食惟蜀富饒桑仲既陷淮安襄陽衆號三十萬欲乘
勢西向因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人
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閻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
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裴公方有（此言可謂長慮）
事閩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妙語）
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閘求據山設伏以待（先處戰地以待敵）
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旗一麾士殊死鬭賊乃
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總
管李忠反擾京西號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

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此即孫子所謂能而示之不能之意）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埋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賊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虢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李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屯鄧州內燄復熾分衆三道一攻淅川關一出馬郎嶺一擣鄖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此戰攻堅法又識衆寡之用處）其堅則脆者自走因自以親兵營馬郎嶺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其餘彥悉討平之五

年差知荊南府充歸峽荊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荊南轄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九年卒于官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將方捷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王議措之

斷曰

彥志概然自奮討賊張所異之辟統授職部七千人岳飛在麾彥而素識之擢與戰無不前求無不得桑仲特强請蜀就食先鋒戰亡將士失色彥

怒麾戈分戮大寇遂反京西秦郊闔塞敢死設奇
忠敢而北壽領剩廓兜由分給惜哉卒官才未展
界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也學士韐之長子也韐
帥浙東子羽以機宜文字佐父而破睦賊韐守真定
會金人入寇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
知名後京城不守韐死之子羽嘗論天下兵勢當以
秦隴為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

羽等來又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
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
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

此計[illegible][illegible]甚新

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
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
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
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諸有旨分隸
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才辟之

參議軍事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豈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金人乘勝而前宣撫使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叫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吳玠經畧河池王彥鎮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玠彥病之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三

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玠聞之大驚卽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遂遯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則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

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中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喝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詣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下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

入饋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所攻死傷十五六疫
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深澗死者不可勝
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
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
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
爲必取計如此浚雖衂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浚（衂□□□此之論）
還朝議合兵大舉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
以俟機會後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
徙鎮江□成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

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定有他意蓋今人以柘
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子羽十六年卒

斷曰

子羽論勢秦隴爲根在朝臣子范瓊不絶密謀議
事忽詔獄論制伏已定不容少存金人交急議從
夔門子羽大叱欲斬以徇夔峽僻遠遊寄聲聞宜
出關外呼召諸軍分布險隘旋乾轉坤沒難允議
無人獻勤子羽自往梁始雲屯金卽有備相引而
奔二鎮饑饉輸粟如雲三衆死等不憎危身賊招

子羽盡斬猶與無門金遁全蜀功業熟知立國在乎有人

魏勝

魏勝字彦威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議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殺其偽守高文富父子民皆安堵遂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

稍釋非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嚴
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
千金人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來取海州抵州北二
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以待賊至先殊
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鎮國獲千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
久不下砦首滕[illegible]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
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
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

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鬪戰移時身被數十槍
冑刃出闕金人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皆無敢當者
又度敵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擊城中金人果解蒼
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
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人死傷多遁
去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至是制置使李寶由海道
覘敵始白勝之姓名於執政而知其戰功焉金主亮
舉兵渡淮慮勝躡其後因分兵數萬來攻勝邀李寶
同擊于新橋大敗之既而金兵復至先使人說勝使

降勝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剿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

此即以逸待戰時進待受之

固守勿出戰金人攻之諭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邀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因夜車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

金是聽果

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北之曰魏勝在此闘者皆辟易不復敢追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勝单騎逐而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遁勝又追至十數里

土始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又叱逐之金兵方駭散手殺數人奏功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叫譟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寄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備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豪

如此是樣大將

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查單
（以防不虞）
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
人皆精銳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
（有作用）
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窶貧使
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消息悉以
上聞金人忽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海州水陸
並進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
不流餘悉奔潰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
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

擇勇悍三千拒于石關堰金軍不能進金復益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因下令守險勿追衛民入城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臥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勝俟其近方始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矢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絶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攪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乃告急于

李寶寶因請張子蓋率兵來解圍共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此是）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致人而不得致于人決）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軍中亦不可少此器其在因時善用之耳）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千輛車上為獸面木牌木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

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兩翼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應有拒遏須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勝專一措置淸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淸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與師忠義士拒于淸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

出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

議和不許金騎（和議二字疑今人妄增）犯境勝出軍拒于淮陽口自卯至申

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戰又遣人告急于

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遂

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

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

至淮陰東十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

謚忠壯

斷曰

魏勝彥威天生豪傑聚義渡淮漣水交結宣德朝廷漣民大悅遂取海州自行其節釋罪蠲租忠分義别大快人心響應一轍滕柴被圍求救甚切解圍蒼山連戰皆捷金人恃強招降饒舌責其叛盟方纔無說魏勝推旗凡戰前列自製戰車刀重箭疊海戍甚嚴皆為和撤由清入淮和不敢越及敗盟侵無兵應援殺死報君猶和不絕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

盟聽奸民教造舟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曰虜
召李寶詢以和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是
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州捍禦
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八月次江陰
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即督舟啓行軍
士爭之西北風力尚勁逆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
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
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鐵石不
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聚且有報言公

佐巳挾魏勝得海州乃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趨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竟縱舟抵東海敵巳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千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擇架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其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辨士四出招納降附（處）（收捨人心）聲振山東既而發舟至膠西石臼島時敵舟巳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作王師薄敵鼓聲（攻）

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風浪捲聚一隅寶
（可方赤壁之勝）
東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延燒數百艘
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
刺殪之舟中餘盡中原舊民皆登海岸脫甲歸命投
故不殺其餘賊與貨斬獲殆盡捷報上喜曰朕獨用
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書忠勇李寶
四字表其旗幟因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玉帶金
主亮聞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適內變殺亮
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

寶之功亦大矣。卒贈檢校少保。

斷曰

李寶陷金，拔身歸宋。金復渝盟，遣舟海哄。諜知其情，以寶備用。揭天風波，寶不為動。連合海州魏勝，相共敵舟。望中如雲之衆，僅隔一山，重重遠控。寶揮舟師，如馬磬控。纜絜直前，忽操忽縱。浪驚若雷，波蕩如送。火箭延燒，廻風亂迸。壯士登舟，斬獲快痛。敵敗欲逃，恨海無縫。捷奏九重，群將功氛自此。論才方知寶重。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也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時和議成諸郡寖弛備禦（以備不虞）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入遣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復築堡其上（俱築防守妙）增戍兵以遏其衝方知襄陽府諜知金人圖襄陽急因遣宗政等援之已而金人敗棗陽圍解仍申飭諸將戒嚴當遏於境上勿使至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清

野以待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此是攻其所必救）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劉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葵後殿時宗政權知棗陽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兵頓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巳竭乃召國再興（此是牽其惰歸）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此足食之道）殺其衆三萬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

直學士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襄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

此是伐謀之道

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與金人戰于泚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人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親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阿海犯淮西樞密院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再使再興發東陽兵擊其西許國發桐栢兵擊其東

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黄纖陷詔趙方遣救方乃命國遷鄂州保江再興援淮西金兵皆大敗遣方顯猷閣大學士方起自儒生師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兵爲一體通判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毋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故淮西一境獨全

斷曰

趙方儒者頗識兵機催科刑罰正論入微和難有議兵不可違土豪宗政拔之椙蓧襄陽有急立命

解圍金兵再至東西指揮悉其力忍盡召歸中外夾擊斬獲不稀金屢失利定復進威棗陽唐鄧攻必同時先發者是後發自非小驢既斬五匣城危斬黃促詔開籠鳥飛進官學士不愧宣徽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嘉定十年金人犯棗陽圍急趙方檄宗政往救之宗政午發峴首遲明即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而遁方聞擢大

兵貴神速可謂疾如流矢

喜差權襄陽軍宗政初職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法令之始不可不行）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劉再興合兵與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刻濠外飛鋒鏑以綢鈴自警鈴響則决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適許國援師至宗政出城夾擊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防火攻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

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又運茅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隕穿寨繞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如此防守之法可謂盡善盡美）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命築偃月城袤百餘丈覔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覆以兵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

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

自昕至昃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淮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躬其都統殪之天忽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

會王大任領卒一千冒重圍博鬪入城內合外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詔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

翁儀猶雅卒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
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大姿敏捷○處）
日邊城爲罷市慟哭

斷曰

宗政豪偉幼歷疆場忽奉趙檄解圍棗陽午發峴
首明即至疆賊驚神速早遁他方趙聞捷喜遂命
掌堂金兵再至勢甚猖獗戰纔七十金輒敗亡金
人憤怒開濠掘陷警必城破以逞其強雲梯上擊
地穴下椿瀦水防火募砲以傷百攻百備適足相

嘗會援轉鬭內外奮揚金人敗去宗政名香闖門

宣贊瀆帝寵光病疽俄死寵卹慟傷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闚樊城請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翌日令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殲其半十二年完顏訛可率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城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

紹定元年珙自制置司荊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滀河水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六年元將那顏倚盞追金主守緒逼于蔡因檄珙戍鄧討金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互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突逼其營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乃授江陵副都統制賜金帶微聞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可少已而金人犯呂堰

珙喜曰吾計得矣遂命諸將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
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俘獲以萬計移剌
瑗遂奉書請降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
冠以賓禮見武仙初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
其愛將劉儀來降珙納之因問仙之虛實儀言仙所
得敵之情
據石穴九砦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前三砦不破石
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而三
砦成擒矣珙因遣人向離金執黑旗率衆入砦金人
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

壯士楊沸又誅金小元帥金益恐又遣樊文彬攻其
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殺傷山積珙料武仙將上岵
山絕頂窺伺因令樊文彬詐且奪岵山駐軍其下前是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處
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
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兵至石穴仙易服與五
六騎奔遁隨隱不見衆悉降軍還襄陽將金主守緒
在蔡元儕盞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
人由真陽橫山南來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
高廣陂斬首千二百級儕盞遣人來逆珙與射獵割

鮮而飲約為兄弟南北軍毋相犯已而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擁入汝河擒其偏裨多人進逼柴潭立柵翌日命諸將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因召麾下曰柴潭非天造地設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因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城破開西門招倴盞入時守緒已自縱火焚珙與倴盞因分守緒骨還軍襄陽帝贊曰卿名將之子破蔡滅金功續昭著因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

先破其所恃

恢復要者不過

俟權會帝又問和議珙曰臣（確論）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三年珙至黃增堙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元兵攻江陵珙自率軍援之元軍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視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忒沒䚟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

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師皆感泣（視卒如愛子方可得其死力）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功之不給耳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

焉又條上流備禦爲籓籬三層令已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南之責爲第一層備鄂灃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鄂灃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大其積聚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共國（武人文筆）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陳彭得書大愧因改釐

蜀攻之弊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
所屯井井有條
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
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減餉之數降詔獎
諭諜知元將也可那延以騎兵經商州取鬱嶺關珙
遣王令屯江陵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
陵荊門出襄樊劉全齊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
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
寸土權開州梁棟乞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
綴警
以徇由是諸將奉令惟謹珙言瀘之險不如辰靖之

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十
○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
○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
○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
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
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
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
○似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昌珙遣劉全將兵
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

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兵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與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都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將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荊門以興與先期諜知遂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illegible]

所受告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因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政終於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甍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

斷曰

孟珙才賢能經善權襄陽旣守河水漑田十莊三轄歲歲有年元將傔螽檄討武仙先誅天錫次降剌瑗武仙將獲忽遁而潛傔螽畏服獮飲割鮮約爲兄弟戒毋犯焉帝問恢復勢已倒懸寬力蓄材

以俟機緣金既破滅攸而防元荊襄樊漢百計保全一謀一策無不了然時衰君懦盡付空言齋志以沒憑誰問天

杜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也江淮制置使李珏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城中矢益(有勇)自奮厲卒全其城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臨行反之安豐守告戍將

扇搖軍情且將為變師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請與
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
（有謀）
卽日行一軍帖然李全犯邊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
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咨訪於杲杲曰
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
衆數萬駐楡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
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趙
善湘等出師詔問守禦策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
（有見之剖明）
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

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入始服其先見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杲善完守禦元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破牌杈木拔都魯者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以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元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元兵引去御書獎諭之朝論謂帥淮西無逾杜杲者遂詔以安撫兼知廬州察罕帥兵號八十

薦圍廬州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安豐時杲極力守禦元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元兵知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杲屢疏請老不許既而乞去愈力遂以直學士奉祠未幾杲卒杲淹貫多能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待問○書○臨○事○而○惧○三○句○之○意

斷曰

杜杲善謀謀皆有濟蔽野難民許入城避兵變浮
光渠魁誅棄金弊爭遺封貯不費告將動搖衆驚
有與杲諭以書無他赴吏將郎日行一軍安剌金
衆欲降輸可誘致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受恐後虞
諭遣爲是詔問戰機杲上封事中原亦存一時難
治實北移南腹心可慮兵敗洛陽入服其智元將
焚樓隨陷隨備處處成功皆杲畫計何無悖謀四
書得意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十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也少為白鹿洞書生家貧落魄無門嘗毆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特趙葵為浙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既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麄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

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致治之龜鑑）
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
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
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
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之左
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有儒者之風）
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
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
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

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弟有文武
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
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
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
廼爲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
（如此禮賢安有不得冉氏）
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
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
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
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

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

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
爲壘。棊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
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
戎于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
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
又闢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
號夜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毋得富
人。加以毒虐。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
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

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虁對曰虁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圖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有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虛）也徐命吏班賞有差虁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虁獨患其擁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虁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虁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

心從令今縱不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
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羽衆未發耳成曰侍郎
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艱難之時能
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曦
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
曦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是其）
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
（精密處）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
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即斬之戎帥欲舉統制

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玠本書生命當一面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

賢講論守戰凡士來歸優禮不厭冉璡冉璞弟兄最善從合州城恰投玠願青居釣魚一時雄古棊布星分連成一片獨奈夜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如雷如電親將楊成寄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吝辯舉用世安軍中之薦玠欲華除遂爲所陷鬱鬱此心一夕暴變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蔡謚翼子孟宗政

時知棗陽俾子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踵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圖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七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滿洩兵機乃特加餽勞二家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又請劃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半城重役人

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逮

指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

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兵壓全如

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

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

是又唐藩鎭之事非討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

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

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

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

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于北不出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享安靖之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璧之於衰敗之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曰賊

見范爲備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爾遠得書爲之動心於是二年春奉祠三年攺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爾遠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欵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

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寬縱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三句是論兵綱領）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覘釁伺隙將遣偏將挑其不備以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

兵擄掠所食當量出精兵援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强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以上言設將練兵之法盡）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鬪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

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罷調停者欲防守許也一請檄沿江制置司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敵從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闘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皐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扨過一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内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决無

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急因而遂戮李全婁壁范至端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潰乃授范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刼掠城中官民錢糧弓矢器械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憯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

尋奉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興三年敘復官職後卒于家

斷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籌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全江淮爲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貫貪靜希安君相無斷獻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剖明方許討叛既戮李全功存鉄案奈何比私竟費公幹可惜一人末年心變覽此低徊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
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
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
便有轉智
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
金將高琪等圍棗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
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進破之
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
俘斬及降者幾二萬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

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至唐州薄城而陣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兵赴敵邑再興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既而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牽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鬮疊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此即勢險節短之法）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邀衝之果爲敵所乘遂迫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鬭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

○蜀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穽○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軍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

西路係調來之故○可選鋒

易之論
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邪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者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鋭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三年金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淮甸也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已而全攻楊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

御戎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金兵復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金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甲午金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抵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范

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候我收兵乃出耳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燔情自肆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去害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壁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葵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

此是見其所短之法蓋識破之形兵

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

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應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餘黨潰去諸將欲追之范懼有伏丙午黎明葵復

追賊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奪回糧畜藪野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尋進兵部侍郎人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指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疏請出戰既而水潦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是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謚忠靖

斷曰

方子趙葵大有將略橫衝金兵奪還所掠檄討李全駐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貪汝錢糧寵汝一官爵汝何不忠反戈爲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無以言彎弓而却既而諜知平山强樂因易敗旗鼓精前搏全初輕之既戰方覺急欲遁逃四圍難脫陷入淖中刀鎗橫槊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

登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已而北兵入鳳州畧河池友聞遣將授以方畧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此卽始如處女後如脫兎之法）假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將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遂大戰有功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青野原被

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自今
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御校出間道從不虞之道而進
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
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
聞遣摧軍統制王資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鷄冠隘
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
揮甫畢而北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出戰又親
帥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
友聞因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鷄冠隘宜

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騎萬餘攻臨慶以騎五百直前决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貧白再興又自臨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伏匿以待之既而北兵至先取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

蜀之險（以寡敵衆原係難事此識能知彼知己余不用劍）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從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吶乃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萬不得已而分兵乗夜出戰弟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内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敵兵益增遁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衆寡不敵故）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謚曰節官其二子

斷曰

友聞彬孫天水救援城已被圍纔挺身就滿身膽旗旌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亟復彼之功未加厚制置靑旗兵圍望救趨進解危驍騎職茂北兵之來擁將力鬭手五方旗麾左麾右喋血盈前敵方解寇後合諸雄大小相湊五十萬餘如飆雨

驟請守河陽險不易透彥吶不聽强令戰受衆寡
天懸堅非甲冑一戰敗亡猿骨藉肉賜廟褒忠全
蜀已覆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
騎射勇力絕人其兄天倪為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毅
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領背裝易
甲伏南還行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遣李伯佑請國王

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命笑乃將李蒙古三千人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眞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眞定天澤同笑乃將扺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鐵卒攔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未幾仙令謀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千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于董俊俊援以鐵卒數百夜趍眞定而笑乃將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乃犢砦

笑乃解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
民但為賊所脇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拋攢
諸砦為仙之巢穴不即剗覆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
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
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
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
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
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
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矣不（是得地有絶偏宜亟去之之意）
聽會天澤有事之汴北還撤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
主還蔡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
結栰潛渡汝水血戰連日蔡破金主自經死金亡移
師伐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
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人攻其柵（是奪其所愛則聽也）
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艨艟千餘
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
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

奪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開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經書精到）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愼密謙退如此（所以能上不疑而下用命）至元三年以天

澤爲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絶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眞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覲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

（仁義ノ名將）

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謚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
語人曰爵祿州賞天子之柄何以爲權出入將相五
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于郭子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爲武仙害欲報其仇傾貲易械言狀國
王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覩愛合勢攻仙擒仙
葛帥仙奔雙門復斬關隘既破其城又破其砦巢
穴巳空安知所在金巳垂亡猶逞故態天澤橫戈
一戰而敗伐宋移師宋已大壞天澤歸朝寵膺大

賛一帝一臣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因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眞宰輔也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代宋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恃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月

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阿术由中道由漢江趨郢州過水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盐山距郢州二十里（勇往直前便有天助）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縆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湾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澘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以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

不取恐為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合鄂順流下伯顏與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鄂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并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

招之其守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庚
术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
阿术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是）
（其幾密處）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將夏貴
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
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
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貴果移兵援
漢陽十二月諸將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
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艘相踵而至諸將言沙

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但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若已渡江襲南岸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及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見南

岸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敗走。遂起浮橋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

討伯顏從之師次郢州知鄂州張晏然及漢陽王儀德安來興國皆以城降乃留阿里海牙等分屯鄂州竊取荊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至黃州知黃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伯顏至江州宋尚書呂師夔降因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耶斥遣之次丁家洲賈似道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以禦伯顏命左右翼夾江而進砲聲震百

里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因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枕衝敵船舳艫相盪伯顏又命步騎左右椅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軍亦相繼降有詔天暑方熾不利興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穴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此〇得將）（能而〇君不御之意）丞相言伯顏遂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伯顏出中

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通判王虎臣亦已先降而都統制劉思勇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臨南濠多建火炮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姚訔等死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理所必然）師勇所過城守者胆落矣宋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亜泣而言曰嗣君冲幼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王出

降乎爾朱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竟進軍臨平鎮次臯亭山宋主遣知臨安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筭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還白狀從世祖

親征卒擒乃顏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陳衆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釁旗於所征之地因用俘（因其敵間而用之）鹵爲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衆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

顏留拒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

行三十年冬驛騎召自大同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斷曰

伯顏偉人自非王臣拜相伐宋欲繼曹彬進師襄鄧招降以仁逆命不順兵甲方陳殺非得已下城爲貞或扼其吭或奪其魂不貪小利一戰立勳安撫請降似道敗聞行軍在揚直搗浙門小兒得失

天道足諭降書國璽上獻於君赤心君此猶謂不
純大同安置後命空誇大星東閃歎息古今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之第九子也善馬槊從親王哈必
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
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救可
因而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營獨不
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有奇兵
此即易甚若且其遂使
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

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瓊不知也明日
果爲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跨濠而上者實
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君子也至
正六年朝庭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
制故命弘範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
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
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
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陜歸峽商販
行旅士卒絡繹不絕豈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

坐困敵

斷其之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郎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旣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卽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弘範（以退爲進之法）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九年攻樊城弘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

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樊城未幾襄城亦下十一年伯顏伐宋弘範爲先鋒轉戰而前遂長驅至建康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與宋師夾水陣弘範以三十騎（檄得）經渡衡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誘之）忽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歷手頓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籍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横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

賜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授鎮國上將軍十五年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蜀廣響應命弘範往平之弘範薦李恒爲已貳又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故弘正所向皆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

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由潮順流發船入海獲宋斥堠將謀知廣王在崖山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出兵斷其波路又度李恒以戰艦守其北將戰或請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以戰不克而退既而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幛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

日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
（即節短之法以出其不意）
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矢交作頃刻并破
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
將吏皆降嶺海遂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
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
（大將而有儒者之風）
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
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而卒

斷曰

弘範知兵從討李璮險地立營璮欲偷犯範外挖

濠內伏兵瞰瓊兵突來濠中被陷既拔劍營伏斬
無算因取襄陽以甕爲隣不戍萬山甕於何處既
戍兵來請避於暫範日避之戍此何幹因鼓而前
宋兵潰亂再破樊城并襄俱占胄至海中世傑爲
仲師至崖山君臣死難歸朝奏功內庭賜宴上義
下忠庶幾無憾